“狼狈”探源

金文明

一

狼狈，是古汉语中常见的一个双音形容词。它在现存古籍中的最早出现，约当东汉末年，以后就一直沿用到现在。从唐代以前的大量书证来看，它可以概括为两个意义：

（一）困顿窘迫貌。例如：

荀悦《汉纪·文帝纪论》：“〔周勃〕狼狈失据，块然囚执，俯首抚襟，屈于狱吏。”

《南史·齐浙吴侯景先传》：“初武帝少年，与景先共车……至领军府西门，车辕折，俱狼狈。”

（二）仓猝急遽貌。例如：

《后汉书·崔寔传》：“烈（崔烈）怒，举杖击之，钧（崔钧）……狼狈而去。”

《晋书·周莚传》：“莚不归家省母，遂长驱而去，母狼狈追之。”

双音形容词的构成，一般有两种方式：其一是联绵词（包括双声、迭韵、双声兼迭韵、迭音），如参差、窈窕、契阔、慊慊；其二是两个单音形容词并列，如愚蒙、康宁；而“狼狈”则显然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。那么它究竟是怎样组合的呢？

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“狈”字的含义。狈，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均未收列。它在东汉末年出现后，直到唐代以前，只见于“狼狈”和“颠狈”两个双音词中，从来没有单独使用过。“狼狈”之例已见前引，这里再举两个“颠狈”的用例：

《后汉书·马融传》：“兽不得猱，禽不得瞥，或夷由未殊，颠狈顿踬。”

《晋书·秃发傉檀载记》：“吾以不才嗣统，不能负荷大业，颠狈如是，胡颜视世！”

《后汉书》李贤有注，但他对“狼狈”、“颠狈”的“狈”都不置一词。何超《晋书音义》对《周莚传》中“狼狈”的“狈”注云：“狈，音贝。”也有音而无义。顾野王《玉篇·犬部》和陆法言《切韵·去声泰韵》（原本已佚，据清故宫所藏唐写本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残卷）均收“狈”字，但其释义都只作：“狈，狼狈。”这些情况表明，唐代以前的训诂学家，除了看到“狼狈”、“颠狈”这两个双音词在使用以外，对于“狈”字本身的含义已经一无所知了。

二

到了中唐时代，著名文学家段成式首先对“狼狈”一词的得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在《酉阳杂俎·广动植·毛篇》中写道：

“或言狼、狈是两物，狈前足绝短，每行常驾于狼腿上，狈失狼则不能动，故世言事乖者称狼狈。”

这则记载告诉人们，狼和狈是两种形态相似的野兽，狈必须依附于狼才能行走，失狼则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不能动。因此由两者组合而成的双音词“狼狈”产生了“事乖”的意义。

段说问世以后，很快就在文人学者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从北宋开始，许多字书、韵书以及诗文注家都辗转抄引，把它看作“狼狈”一词的语源。例如：

《集韵·去声太韵》：“狈，兽名，狼属也，生子或欠一足，二足者相附而行，离则颠。故猝遽谓之狼狈。”

《字汇·犬部》：“狼前二足长，后二足短；狈前二足短，后二足长。狼无狈不立，狈无狼不行，若相离则进退不得矣。”

赵次公注杜甫《溪涨》诗云：“狼狈本一兽，各半其体，相附而行，苟失其一无据矣。仓皇失据者谓之狼狈。”

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兽二·狼》集解引汪颖曰：“狈足前短，知食所在；狼足后短，负之而行，故曰狼狈。”

以上几种大同小异的记载，由于传闻异辞，转相附会，说得越来越离奇。但毫无疑问，它们的基本内容都来自《酉阳杂俎》。到了近代和现代的许多大、中型字、词典，如《康熙字典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辞通》、《联绵字典》、旧版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以及台湾省出版的《中文大辞典》等，也都一无例外地相沿承用，把它作为探源释义的根据，而“狼狈”一词的真正来源却被蒙上了积年的尘封，渐渐湮没无闻了。

三

其实，段成式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：

（一）“狼狈”一词在东汉末年即已出现，而狼和狈相附而行，又是生活中不难遇到的现象，为什么直到中唐以前的六百多年中，博学如顾野王、陆法言、李贤等训诂大家，竟从未有人提起过？

（二）“狈”不仅用于“狼狈”，也用于“颠狈”。如果“狈”确是一种野兽，那“颠狈”又如何组合成形容词呢？《晋书》秃发傉檀自言“颠狈如是”。其为人即使再粗鄙，也不至于把自己比作“颠仆的狈”吧？

（三）所谓“事乖”，即遇事乖违；遇事乖违，必然困顿窘迫，以至行动仓猝急遽，这同“狼狈”的词义倒是相当接近的。但既然狈“每行常驾于狼腿上”，“失狼则不能动”，那么“狼狈”结合以后应当是可以顺利行走了，为什么反而引出“事乖”的意义来呢？

显然，这些问题是段成式所无法回答的。

沈括在《梦溪笔谈·谬误》中曾经批评《酉阳杂俎》说：

“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记事多诞。其间叙草木异物尤多谬妄，率记异国所出，欲无根柢。”

狼和狈的传闻，虽然不是“异国所出”，但段成式在下笔时首先用了“或言（有人说）”这样的字眼，叫人难于坐实，其“欲无根柢”的用心倒是被沈括说中了的。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，这则凭空而来的传闻纯粹是出于段成式的杜撰，如果贸然把它当作“狼狈”一词的语源，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。

四

现进而从“狼狈”的得义，探索其真正的语源。

《文选·潘岳〈西征赋〉》云：“据天位其若兹，亦狼狈而可愍。”李善注：“《文字集略》曰：‘狼狈，犹狼跋也。’《孔丛子》曰：‘吾于《狼狈》见圣人之志。’”（李密《陈情事表》李善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注引《孔丛子》文与此略同）

这里，李善的注虽然同样没有单独解释“狻”字，但他所引录的资料却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线索。

《文字集略》说：“狼狻，犹狼跋。”李注所引《孔丛子》中的“狼狻”，今本《孔丛子·记义》正作“狼跋”，而“狼跋”则是《诗经》的篇名。这就从异文上证明了“狼狻”一词可能来自于“狼跋”。

《诗经·豳风·狼跋》云：

“狼跋其胡，载疐其尾。公孙硕肤，其焉几几。

狼疐其尾，载跋其胡。公孙硕肤，德音不瑕。”

毛传云：“跋，蹶；疐，跲（按：此四字义均为践、踏）也。老狼有胡（朱熹集注：‘胡，颔下悬肉。’），进则蹶其胡，退则跲其尾，进退有难，然而不失其猛。”

任意摘取首句二字作为诗题，而不问其原来是否成词，这是《诗经》命题的一个通例。“狼跋”作为《豳风》的篇名，就是由此而来的。但当它一经确定，并且经常被后人用之于诗文以后，就逐渐演变成能够概括原诗大意的一个双音形容词。

例如：

《三国志·蜀志·法正传》：“当斯之时，进退狼跋。”

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轻禽狡兽，周章夷犹，狼跋乎弧中。”

葛洪《抱朴子·良规》：“周公之放逐狼跋，流言载路。”

这里的三个“狼跋”，显然都不是《诗经》篇名，而是双音形容词。它们可以同“狼狻”的本义一样释为“困顿窘迫貌”，或者如毛传所说，解作“进退有难”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这个词的使用并不普遍，我们目前在古籍中只找到了以上三个用例，似乎在晋代以后，它就为意义相当的“狼狻”所取代了。“跋”与“狻”字形迥异，无由致讹，其嬗变的轨迹何在呢？清代的训诂学者为我们揭开了其中的奥秘。

段玉裁《诗经小学》“狼跋其胡”条云：“跋、趹古通用。《说文》：‘跋，踬（颠）也。’‘趹，步行猎（躐）跋也。’无‘狻’字。‘狻’即‘趹’之讹，因‘狼’从犬而‘趹’从犬。……《荡》诗（《诗经·大雅·荡》）‘颠沛’即‘踬跋’之假借。传：‘颠，仆也。沛，跋也。’沛、跋、趹同在第十五部（指上古音）。今沛、趹读去声，古与跋同入声，是以通用假借。自去、入歧分，罕知‘颠沛’即‘踬跋’之假借，且罕知‘狻’即‘趹’之讹，‘趹’即‘跋’之通用字矣。”（臧琳对此亦有论列，说与段玉裁略同，见其《经义杂记》“狼趹载踬”条）

段玉裁说得很清楚，先秦时代有“趹”而无“狻”，《诗经》原文当作“狼趹”。由于古音相通，“趹”亦可以写作“跋”。“狼趹”和“狼跋”当初大概并存过一段时间，今本《诗经》就是用的“跋”这个通假字。“跋”字常用，人们一般不会写错，而“趹”字则可能比较冷僻，由于受从犬的“狼”影响而讹写成了“狻”。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类化[注]。在汉语发展史上是经常出现的。“狻”虽然是个错字，但由于声旁与“趹”相同，因此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怀疑。经过辗转传抄，长期沿袭，久而久之，约定俗成，“狼狻”一词便应运而生了。

由于同音通假，“狼趹”甚至还被写成了“狼贝”。例如《后汉书·任光传》：“世祖自蓟还，狼贝不知所向。”由此可见，在“狼趹”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双音形容词后，“趹”字本身的含义已经无关紧要了。尤其是写成“狻”、“贝”以后，它们的实际作用只相当于一个音节。因此，想要通过查考“狻”、“贝”的本义去弄清“狼狻”和“狼贝”的语源，只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能是徒劳之举。

段玉裁的考释，同时也为我们解决了“颠狈”的问题。他说：“颠沛即蹎跋。”“颠”与“蹎”，“沛”与“跋”，均属音同或音近假借。跋、趴通用，已如前述，而“沛”字《广韵·去声泰韵》有二音，一作“普盖切”，一作“博盖切”。“博盖切”之“沛”正与“趴”字属同一小韵，足证“沛”与“趴”在中古还能读成同音字。则“颠沛”、“蹎跋”当亦可以“颠趴”的形式出现，而“颠狈”的“狈”同样是由“趴”字形讹所致。颠沛，新《辞海》有一义释为“狼狈困顿”，正与“狼狈”本义相同。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卷十五云：“狼趴，又作‘跋’同，补盖切。狼趴犹蹎跋。”这段记载，不但沟通了“狼趴”与“蹎（颠）趴”二词的意义，而且也为确定“狼狈”、“颠狈”的“狈”本当作“趴”，提供了唯一可靠的实证。

至此，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中关于狼、狈相附而行产生“事乖”之义的无稽之谈，可以彻底否定了。

五

但是，如果撇开探源的问题，而从后世语言的发展来看，《酉阳杂俎》记载的传闻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首先，从北宋开始，“狈”字作为一种兽名，逐渐出现在诗文著作中。例如：

苏舜钦《猎狐篇》：“群小助呼嗥，奔驰数颠沛。所向不能入，有类狼失狈。”

《元史·五行志二》：“至正十年，彰德境内狼、狈为害，夜如人形，入人家哭，就人怀抱中取小儿食之。”

其次，“狼狈”合用引出了新的意义，比喻为互相勾结的恶人。例如：

李元《蠕范》卷三：“狈似狼，前足庳，后足短，能知食所在，常驾两狼，负之而行，失狼则不能动，故曰狼狈相倚。”

请注意：这里的“狼狈相倚”，同前面所举《集韵》、《字汇》等书所说的“猝遽谓之狼狈”、“若相离则进退不得”、“仓皇失据谓之狼狈”，其侧重点显然有了不同，而新义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。再看以下二例：

魏源《圣武记》卷二：“〔耿精忠〕犯建昌、抚、赣，以阻援粤之势，与郑经、进忠狼狈相倚。”

焦东周生《梦中人·双珠》：“岂曰不知，狼狈交诬。”

毫无疑问，这两个“狼狈”用唐代以前的旧义“困顿窘迫貌”或“仓猝急遽貌”是解释不通的。它们只能是在《酉阳杂俎》传闻影响下的产物。至于这个新义为什么直到清代才出现，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。

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“狼狈”，同原来的旧义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即它不能独立运用，必须跟“相倚”、“交诬”等词语搭配后，才能表示完整的意义。到了现代汉语中，成语“狼狈为奸”便成了最常见的形式。

〔注〕

类化，一般指无形旁或形旁不明显的字加上形旁，如“峨眉”写成“峨嵋”，“栋梁”写成“栋檩”，“狼趴”演变成“狼狈”，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类化现象。此外如“豺狼”写成“豺狼”，后来又写成“豺狼”，则是类化以后又回复到原状。

© 1994-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